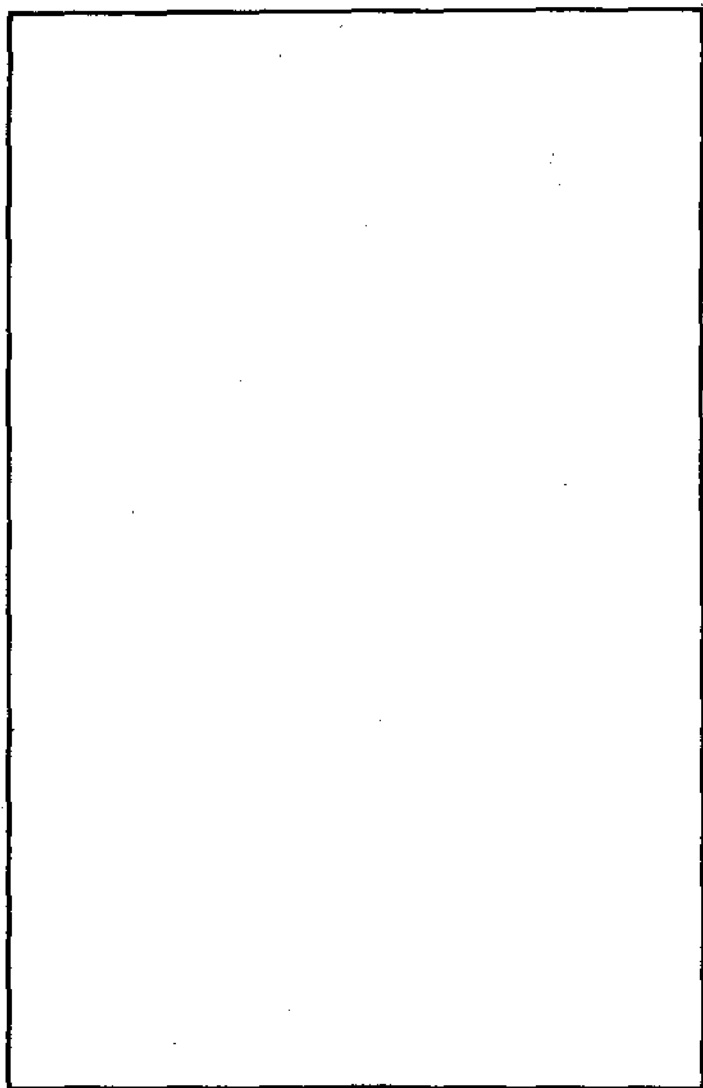


校補兵經序

兵經百篇，凡上中下三卷，明諸生廣昌楊暄子宣著。明季有鐫本，清咸豐間有濠塘補刊本，今漸不傳。此本係手抄，余得之舊書肆中。重抄一遍，訂譌補闕，研讀再四，覺其樹義堅卓，析理精微，鑒古而知今，好奇而協正，有爲歷代兵家所未及者。誠能問世臨戎，必於國家整軍經武之道，裨益匪淺，不獨戡亂禦侮，備一時之用而已。

民國二十二年雙十節修水陳无悶謹序



目略

上卷

智部

活	生	造	測	先
疑	變	巧	爭	機
誤	彙	謀	讀	勢
左	轉	計	言	識

拙預疊周
謹知間祕

中卷

法部

興任將輯
材能錄結
取練勵勒
值較銳種
行移住趨

地利陣肅
野張歛順
發拒撼戰
搏分更延
速牽勾委
鎮勝全隱

下卷

衍部

天數闢妄

女文借傳
對蹙眼嗟
捱混迴半
一影空無
陰靜閒忘
威繇自如

目略撮言

智部

踞兵之先，唯機與勢。能識測而後爭乃善。可不精讀兵言以造於巧乎。至於立謀設計，則始而生，繼而變，再而疊，自是爲轉爲活，爲疑爲誤，無非克敵之法，不得已，乃用拙。總之，預布疊籌，以底乎周謹，而運之行間，按間，反間也。乃能合之以祕也。

法部

軍之興也，唯上善任，唯將輯兵。于材能鋒穎之士，結而馭

之，練而勵之，勒而植之。較閱能否，兵說糧足，而後可以啓行。迨相移住，必得所趨，稔於地利而後可以立陣，能肅，能野，能張，能斂，順而發，拒而撼，而後可以逆戰。及搏則必善於分，更，明於延，速，運乎牽，勾，以迨委，鎮，而後可以制勝，然必深圖一全人隱己之術也。

衍部

善用兵者，明天數，闢妄說，廣推其役女疑有誤，通文借傳，不惜不可解。對敵則蹙，眼，嘜，捱，混，迴，有用。至半，一，影響之中，致機于空，無，陰，靜，化於閒，忘，不示威能，斯爲操縱由己，而底於自如之地也，兵至是乃極。

讀兵書凡例

一、智部者，計謀之事也。法部者，行紀之事也。衍部者，推極之事也。撮言以見原委。

一、兵法，從來有傳無經，七子之言，支離破碎，百將之行，各師異智。予乃撰百字以經之，使說說有歸，法以類從，故通上下千古。

一、兵經有用半法而底全功者；有偶合而稱能手者；有既用而用之人與觀之人皆不知所自者；有從古竟未行之者；有因此時

而後開；有後世取之而不盡者；須要眼底分別。

一、後世用法，愈生愈變，七書止具二三。且泥古時事。此則補其缺，破其拘，遂成全書。

一、七書所制者皆劣將，此書所制者皆能將，故發論愈深，推法愈遠，不以一着究。

一、兵機有不待說而人知者，形見也。有說而人知者，指實也。

有說而人不可知者，隱端也。有說而人知其不可知者，用活也。此說

无間接疑說
下脫書字

其不可知，知其不可知，遂可經久而莫

破。

一、百篇皆相貫通；或前看，或後看，或表裏，或對發，或互

教，不可拘泥讀。

一、是書雖分門列法，而所說皆屬渾全。不專指一事而言，亦不爲一事立局。間陳數端者，欲人因所指以悟全理耳。

一、是書皆理頭法祖，

无問按理頭法祖
似明時文家習語

包蓄甚富，故出其隻字片

語，皆可爲大部全書，如戰之數百端，練之數十法，在經文則一篇一款，在各種則另爲一書也。

按此經外
尚有他作

一、是書明理達用，真切庸俚，不復修文飾詞，矜奇選奧，特每句摘來，自可微思。

一、每篇中有警策語，活變語，爲一篇肯綮，學者須探索會悟。
一、篇中有淵深難知者，則標出訓疏，闡數要理，使讀之朗澈。

一、是書凡有資軍務皆備入；如女，文，言，讀，天，數，等類是也。

一、此書言理，寡言法，如練法，戰法，陣法，火法，射法，地宜，則另有專書也。權不宜洩，法難預擬者，願未可以筆墨從事。

一、一法之中，古人千百奇變變以行，苟悉微紀，亦可生人行法之法。然余今有其經，在古無其事者多，則以俟後世之徵余經，其有者，隨意拈出，指點以訓。

一、註言法者以法言，徵實者以實言，解釋者爲釋言，批評者爲評言。或申足全機，

原抄本
申作甲

或推補一層，或駁出一案，或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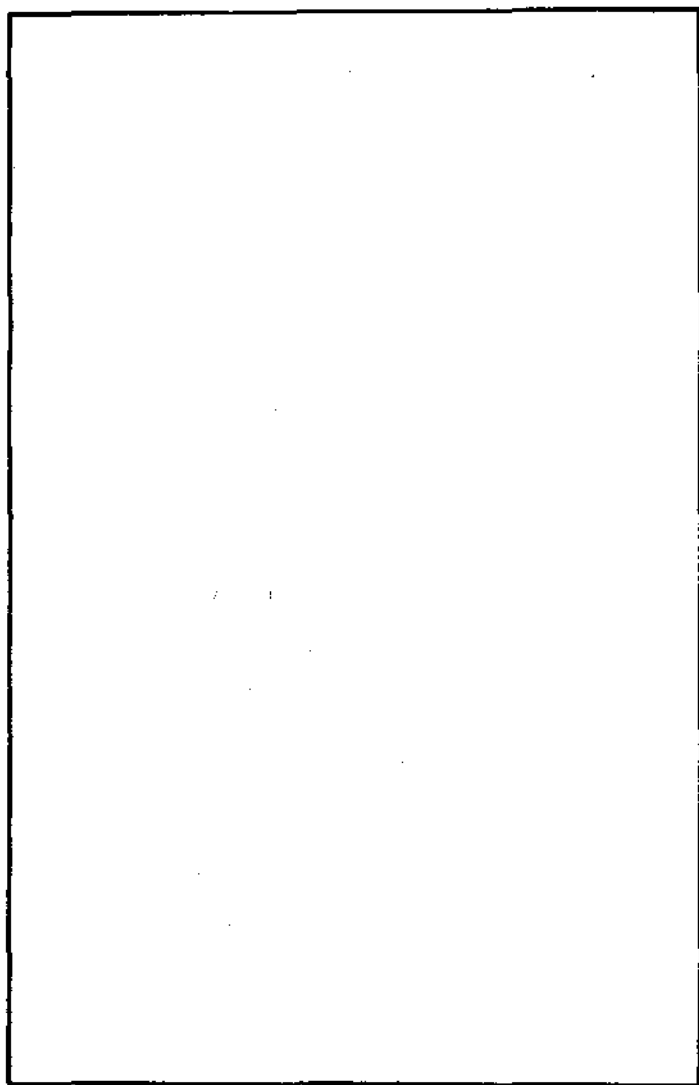
酌古語短長，或依文解文，各有別意。

一、徵言，每書名書事，以便讀者察考。

一、點句者，清句也。尖圈者，切語也。圓圈者，論事與法。連圈者，入理法之言也。至雙圈，則警策可爲論題，與一篇精神所注，須分觀。

一、是書善身宜世之術咸備，不獨兵法一端，苟能深悟，則啓口舉足間綽有餘智。

一、百篇所著，法法皆制勝之具，又必經綸能手，因時相機，着彼量己，湊乎一法，而後一法乃投，故學者須求能集材以乘會，毋徒記憶。



兵經百篇

上卷

明廣昌揭暄子宣著

智部

先

兵有先天，有先機，有先手，有先聲。師之所動而使敵謀沮抑，能先聲也。居人己之所並爭，而每早占一籌，能先手也。不倚薄擊決利，而預布其勝謀，能先機也。於無爭止爭，以不戰弭戰，當未然而寢消之，是云先天。先爲最，先天之用尤爲最，能

用先者，能運全經矣。

自註：余所謂先天者，凡事具有先天，治亂經危，能眼高一世，先時閑閑做去，輕輕抹撥，遂免後來許多補苴，如司馬光相，遠人戒其邊吏，李崇請改鎮爲州，諸藩可無確據也。

无悶按：原書每篇后，皆有自註，多徵引史事，以相印證，其言甚辯，間亦有旁引說部如三國演義之類，稍涉駁雜者。余不揣庸陋，自此節後，擬略加剪裁，以歸雅正。又自註之後，另有評語，玩其語氣，似是著者友人，論旨偏重文學，間亦雜以佛語，詣力去著者甚遠，亦擬酌量去取。

无悶評：一先也，斷而爲四，可謂心細如髮，發千古兵家之秘矣。若重先天，不外古聖有備無患之意，見解尤高。

機

勢之維繫處爲機，事之轉變處爲機，物之緊切處爲機，時之湊合處爲機，有目前卽是機，轉瞬卽非機者，有乘之卽爲機，失之卽無機者，謀之宜深，藏之宜密，定於識，利於決。

原評：首數語指點人尋機，中數語提醒人乘機，末數語叮囑人用機，機無餘蘊矣。

无悶評：首詮機之定義，圓滯無漏。中言乘機而歸於決心，此與今軍事家言用兵貴機動，貴有決心，若合符節。

勢

猛虎不據卑址，勁鷹豈立柔枝，故用兵者務度勢。處乎一隅，而天下搖搖莫有定居者，制其上也。以少邀衆，而堅銳沮避莫敢與爭者，扼其重也。破一營而衆營皆解，克一處而諸處悉靡者，撤其恃也。陣不踈交合，馬未及鞭弭，望旌旗而踴躍奔北者，摧其氣也。能相地勢，能立軍勢，善之以技，戰無不利。

原評：孫以止以水石狀勢，此則指勢實言，泛切固爲遲庭。

識

聽金鼓，觀行列而識才，以北誘，以利餌而識情；撼而驚

之，擾而拂之，而識度；察於事也。余

按此字疑係敵字彼字

之所起，我悉覺

之；計之所胎，我悉洞之；智而能掩，巧而能伏，我悉燭之；灼於意也，若於意所未起者，能預擬盡變，先心敵之心，敵後意而意，我謀於彼投也。一世之智，昭察無遺，後代之能逆觀於前，識至此，綦渺矣。

測

兩將初遇，必有所試；兩將相持，必有所測；測於敵者，避實而擊疏，測於敵之測我者，現短以致長。

按致有制意，致命其例也。

測蹈於

虛，反爲敵詭。必一測而兩備之，虞乎不虞，全術也。勝道也。

自註：李光弼短於野戰，故陳兵於野，料史思明知其短而必襲，因降李日越高庭暉二將。測敵測我也。劉裕伐蜀，曰：先從內水，此當出外水，敵料其奇，必出內水，今以內水爲誘，竟出外水，此一測而兩備也。

爭

戰者爭事也，兵爭交，將爭謀，將將爭機，夫人而知之。不爭力而爭心，不爭人而爭己，夫人而知之。不爭事而爭道，不爭功而爭無功；無功之功，乃爲至功，不爭之爭，乃爲善爭。

自註：無功之功，如救燃焉，曲突徙薪。如秦醫焉望神望氣。皆在不賞。

无悶評：伯陽妙文，南華奧旨，卽儒家亦不外此。

讀

論事古不如今，事多則法數，時移則理遷。故讀千古兵言，

按言上疑
脫家字

有不宣，知拘。妄言知謬，未備識缺，膚俚須深，幻杳索

實，浮張必斥，成套務脫。忌而或行，誠而或出，審疏致密，由
偏達全，反出見奇，化執爲活，人泥法而我鑄法，人法法而我著
法，善兵者，神明其法。

兵下疑
有用字

自註：霍去病不學古法，張巡以己意行軍，岳武穆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此皆
神明其法也。趙括徒讀，房琯車敗，執一窮寇勿追之說，而令徽賊盛
延，豈非泥法爲之盡哉。

无碍評：古不如今，時移則理遷，直是邏輯精義；知人論事，理固相通，又不
僅讀兵書而已。著者明末逸民，故於自註中，致慨於流賊之不治，其旨
微矣。

言

言爲劍鋒上事，

按古有三鋒之說
舌鋒在劍鋒上

所用之法多離奇：或虛揚以濟

謀，或權託以備變，或誣構以疏敵，或謙遜以玩敵。至預發摘

奸，詭譎造惑，故洩取信，反說飭意，款劇

疑誤
款

導情，壯烈激

衆，愴痛感軍，高危悚聽，震厲破膽，假痴，僞認，佯怒，詐

喜，逆排，順導，飛，流，給，狂，囁，譖，附，瞪，形，指，

蹶，嘿，皆言也。皆運言而制機宜者也。故善言者，勝驅精騎。

无閤評：以言爲兵法者，古無有也，以不言之言，爲兵法者，尤無有也，然不

能謂爲無用，鄙生下齊，豈非賴口舌之力。

又按：附言託神鬼，形言形勸，指言指運，臨言足臨。飛，流，恐是蜚短流長之意。

造

勸性命以通兵玄，探古史以核兵跡，窮象數以徹按徹通也兵徵，涉時務以達兵政，考器物以測兵物，靜則設無形事而作謀，出則探索所懷而經天下。

无悶評：兵家造詣之難如此，夫固未易談也。

巧

事不可以徑成者必以巧，况行師乎。善破敵之所長，使敵攻守失恃，逃散不能，是謂因制之巧；示弱使忽，交納使慢，習處使安，屢常使玩，時出使耗，虛驚使防，挑罵使怒，是謂愚侮之巧；所設法，非古有法，可一不可再，獨造而獨智，是謂臆空之巧；一徑一折，忽深忽淺，使敵迷而受制，是謂曲入之巧；以活行危而不危，翻安爲危而復安，舍生趨死，向死得生以成事，是謂反出之巧。

原評：巧思大半運筆于青霄間，人言不可以作，故孫子僅有其末一著。

无悶按：歷代流寇，多半以愚侮之巧，老王師，王師每爲所乘，揭子目擊明末聞獻之亂，一一曲爲拈出，可爲萬世建威銷萌之備。

謀

兵無謀不戰，謀當底於善，事各具一善，機各載一善，局隨事因時，謀及其善而止。古畫三策，上爲善，有用其中而善者；有出其下而善者；有兩從之而善者；並有處敗而得善者；智不備於一人，謀必參諸羣士。善爲事極，謀附於善爲謀極，深事深謀，無難而易，淺事淺謀，無過而失也。

自註：慮而后能得，得深得淺皆得也。於此可悟止至善，理非隱深。薛公策黔布，司馬懿策公孫淵，于謹策蕭繹，皆三策，而俱出下以敗，皆不能謀也，公孫五樓策慕容紹，李密策楊玄感，知上中爲勝着，而又出下以敗

能謀不能用也。張璠策拒奴，龐統策入蜀，從中取勝，能謀能用也。韋
孝寬策策齊，不取上中而處下致勝，能謀而不必用也。唐高祖取隋，留
諸將圍河東，自引兵西，兩謀而兩用也。成祖三策吳傑，誘之出下，文
成三策宸濠，迫之出下，又奇謀而奇用也。

无悶按：張璠策拒奴，成祖三策吳傑，恐有誤，待考。

計

計有可制愚不可制智，有可制智不可制愚，一以計爲計，一以不計爲計也。惟計之周，智愚並制，假智者而愚，卽以愚施，愚者而智，卽以智投，每遇乎敵所見，反乎敵所疑，則計蔑不成矣，故計必因人而設。

按款字恐是疑字之誤

无悶按：原註引華容之壘，街亭之琴爲證，余以其不出正史，刪之。

生

生者，孳蓂也。玄蒂也，故善計者，因敵而生，因己而生，因古而生，因書而生，因天時地利事物而生，對法而生，反勸而生。陡設者，無也。象情者，有也。皆生也。

變

事幻於不定，亦幻於有定，以常行者而變之，復以常變者而變之，變乃無窮。可行則再，再即窮，以其擬變不變也。不可行則變，變即再，以其識變而復變也。萬雲一氣，千波一浪，是此也，非此也。

无悶按：一部周易，只是教人明變，揭子數語，隱括易意，兵事變化莫測，抑其形而下者也。

又按：其說空而不玄，故可貴，近代辯證邏輯，主變動不居，其指歸一也。

繫

我可以此制人，即思人可以此制我，而設一防。我可以此防人之制，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，而思一破人之防。我破彼防，彼破我防，而又設一破彼之破；彼既能破，復設一破乎其所破之破，所破之破既破，而又能固我所破，以塞彼破，而申我破，究不爲其所破。遞法以生，踵事而進，深乎深乎。

自註：九守九攻，原是相繫而生，非間一法者，象人則爲十八矣，无悶評：余生平讀書，未見如此縝密之思想，與如此奧衍之文筆。

轉

守者一，足敵攻之十，此恒論也。能行轉法，則其勢倍百。如我以十攻一，苟能轉之，則彼仍其一，而我十其十，是以百而擊一。我以十攻十，苟能轉之，則我仍其十，而彼縮其九，是以十而擊一。我以一攻十，苟能轉之，則敵止當一，而我可敵十，是以一而擊一。故善用兵者，能變主客之形，移多寡之數，翻勞逸之機，遷利害之勢，挽順逆之狀，反驕厲之情。轉乎形並轉乎心，以艱者危者予乎人，易者善者歸諸己，轉之至者也。

原評：大算計，大作用，轉法華，不爲法華轉。

无悶按：總理精神講話，嘗云革命軍一以當百。不外此意，故知英雄所見略同。

活

活有數端，可以久，可以暫者，活以時也。

原作者字
易爲也字

可以進，

可以退者，活於地也。可以來，可以往，則活於路，可以礫，可以轉，則活於機，兵必活而後動，計必活而後行，第活中務緊，緊處尋活，無留接，是爲孤軍，無後着，是云窮策。

自註：韓信背軍水上，得生者，全在拔幟活着，若馬謖則一味置於死地，如火投水，安有生還，噫！不可謂孫子之書不誤人。

疑

兵詭必疑，虛疑必敗。

誤

克敵之要，非徒以力制，乃以術誤之也，或用我誤法以誤之，或因其自誤而誤之，誤其恃，誤其利，誤其拙，誤其智，亦誤其變。虛挑實取，彼悟而我使誤，彼誤而我能悟。故善用兵者，誤人不爲人誤。

自註：廢其農桑，高懸誤陳，使疲奔命，巫臣誤楚，知更緩而賊不集，曹翰巧於誤人，留弱卒而走池州，常遇春悟人誤，而因以破人也。鄭國教秦開渠，致秦足餉，誤人利人，則非善矣。

左

兵之變者無如左，左者以逆爲順，以害爲利，反行所謀左其事，以具資人左其形，越取迂遠左其徑，易而不攻，得而不守，利而不進，侮而不遏，縱而不留，難有所先，險有所蹈，死有所趨，患有不恤，兵衆不用，敵益而喜，皆左也，適可而左，則適左而得，若左其所左則失矣。

自註：左者逆用法，計至用左，斯稱透入兵要。

无闕註：侮而不遏，濞塘本作假而不遏。

拙

遇強敵而堅壁，或退守時，宜拙也。敵有勝名，於我無損則悔言可納，兵加可避，計來可受，凡此皆可拙而拙也。甚至敵無奇謀，我有外患，敵本雌伏，我以勁待，凡此皆不必拙而拙無失也。寧使我有虛防，無使彼得實着，歷觀古事，竟有以一拙敗名將而成全功者。故曰：爲將當有怯時。

自註：呂后納匈奴之俘，子房勸帝就封，俱如此術。

預

凡事以未意而及者，則心必駭，心駭則倉卒不能謀，敗徵

也。兵法千門，處傷萬數，

按處字疑是死字

必敵襲如何應，敵衝如何禦，

兩截何以分，四來何以戰。凡屬艱險危難之事，必預籌而分布之，務有一定之法，並計不定之法，而後心安氣定，適值不驚，累中無虞，古人行師，經險出難，安行無慮，非必有奇異之智，預而已。

疊

大凡用計者，非一計之可孤行，必有數計以勦之也。以數計勦一計，繇千百計煉數計。數計熟則法法生。若間中者，偶也。適勝者，遇也。故善用兵者，行計務實施，運巧必防損，立謀慮中變，命將杜違制，此策阻而彼策生，一端致而數端起，前未行而後復具，百計疊出，算無遺策，雖智將強敵可立制也。

周

處軍之事煩多，爲法亦瑣，大而營伍行陣，小而衣食寢居，總不可開隙迎扈，疑誤故據思於不慮，作法於無防，敵大勿畏，敵小勿欺，計周靡恃，爲周之至。

无悶按：敵小勿欺，言勿以其小而不備也，古今來，小勝大者多矣。

謹

用兵如行螭宮蛟窟，有風波之險。螭宮蛟窟，渡則安也。若大將則無時非危，當無時不謹：入軍像有偵，出境儼臨交，獲取驗無害，按言獲降取物，必驗其無害。遇山林險阻必索奸，敵來慮有謀，我出必裕計，慎以行師，至道也。

自註：前言周於事物，此言周於動靜。

原評：華元夜登子反之牀，漢高突入信耳之壁，即臥內，奪兵符，祇是一個不謹。

无悶評：前篇言周，此篇言謹，慎之至也。

知

微乎微乎，惟兵之知，以意測，以識悟，不如四知之廉得其實也。一曰通，二曰諜，三曰偵，四曰鄉。通知敵之計謀，諜知敵之虛實，偵知敵之動靜出沒，鄉知山川翳翳，里道迂迴，地勢險易。知計謀則知所破，知虛實則知所擊，知動靜出沒，則知所乘，知山川里道形勢，則知所行。

自註：知，難事也。通，諜，恆入敵壘，必數用而交發，交發不交知，以杜敵說，以虞反倍。敵有通諜，爲詐事以識之，或恩結而賺其情，或反其計謀以觀其報，報而敵應，旋復顛倒用之，報而不應，敵必疑之，此善於用

知，深於迷敵之知也。

又註：孝寬以金貨陷齊人，遙通書疏，故齊人動靜，朝廷皆先知，卒以敗齊。郭遠得蠻所親信爲鄉導，諸隘悉平。孟琪得降將劉儀，通九紫虛實，因敗武仙。李愬擒李祐，使將騎兵爲先導，卒擒元濟。戚定遠設偵法，重刑厚賞，遣親兵能卒，率鄉導追隨賊所，凡賊之動靜地利舉報，賊一舉動有報，險一時又有報，其分入多寡出入向往，舉皆洞悉。地則泥塑筆繪，分別路徑，使衆皆了然，乃指授方略而進。恐有偏聽之弊，則偵者用多，恐有奸僞之變，則親者相間，恐有愚昧之疏，則選能者。

无悶按：此篇可與論巧論間兩篇參讀。

間

間者祛敵心腹，殺敵愛將，而亂敵計謀者也。其法則有生，有死，有書，有文，有言，有謠，用歌，用賂，用物，用爵，用敵，用鄉，用友，用女，用恩，用威。

自註：劉琨散晉人，（按晉應作胡）李靖離可汗，衛瓊孤二虜，縱譟往返，生間也。劉錡使曹成墮馬，陽明有舍命王，死間也。馮異遣李軾饋，魏武與韓遂書，書間也。种世衡越境而祭野利兄弟，焚不覺而返，侵其所信，侮智策端，文間也。起之走顏，單之去毅，張譚構誣，言間也。百升飛上，不扶自直，謠間也。四面楚歌，八千皆散，歌間也。賈詡結楊松，胡宗憲結

徐海，捐金行餌，賂間也。進章具祛增，懸圖像沒仁輩，胡漢受脫脫不花之獻，用拒用納，物間也。李克躬重待日越，顯而庸之，爵間也。李翹陰厚淮謀，靖難厚賈獲卒，使之反報，敵間也。蔣幹之詣周瑜，李達之撫境外，通其里故，鄉間也。蘇秦激儀入秦，張良要項伯，密爲我應，友間也。進姝於駱，儀結鄭袖，酬言鬪席，女間也。郭元振通吐蕃，李愬除屠家令，推誠布惠，恩間也。李權鞭秦，種世衡持僧，苦肉建功，威間也。凡此者，皆因人致亡，所用不一。

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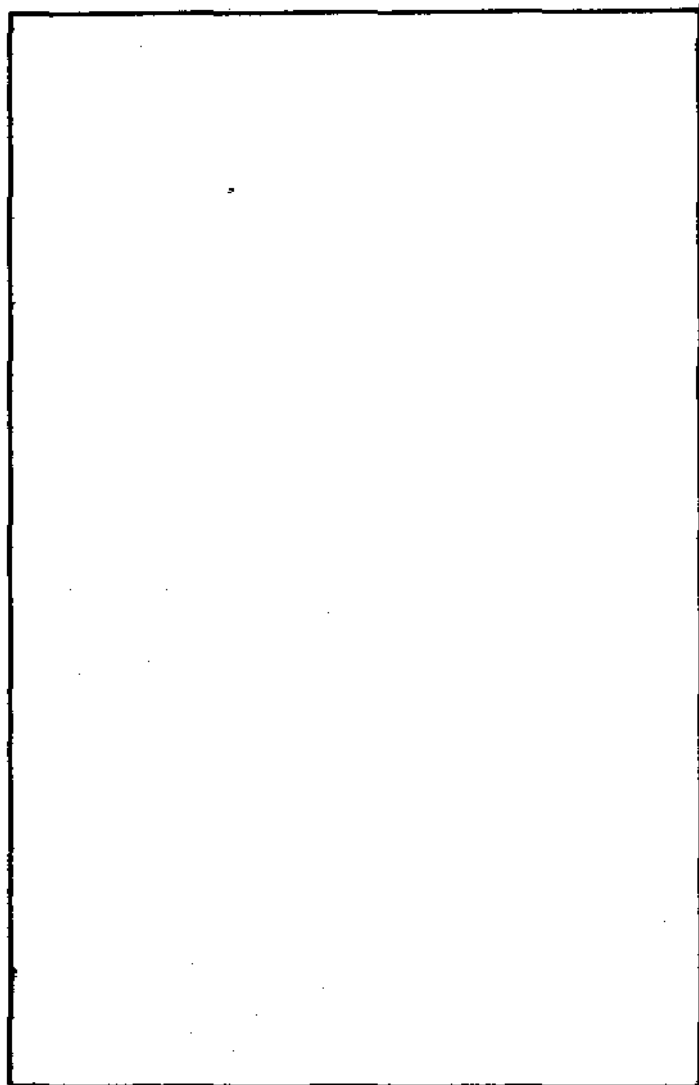
謀成於密敗於洩，三軍之事，莫重於祕。一人之事，不洩於二人，明日所行，不洩于今日。細而推之，慎不間髮。祕於事會，恐洩於語言，祕於語言，恐洩於容貌，祕於容貌，恐洩於神情，祕於神情，恐洩於夢寐。有行而隱其端，有用而絕其口。然可言者，亦不妨先露以示信，推誠有素，不祕所以爲祕地也。

自註：智部而終以祕，見凡謀必祕而後可成也。然事之祕，則計未就而人先疑，反爲敗局，兵詭道，推誠又是根底。

原評：宋齊丘，徐知詰，水亭屏語，聞升高堂，孟珙楊瑛，深夜擁爐，以筋畫灰，旋以匙滅，楊一清以指畫張永聲，他人睨而莫知，六將近侍，不得與聞，此所以測神機於莫測。至斷牛首，決西湖，辛稼軒以酒後洩之，神情乎，夢寐乎，陳同甫以興聞而逸，則軍機事，有不可洩，亦有不可聞者。

无悶評：有用而絕其口，的是揀着，古人有用之者。先露以示信，其例更多。自註歸根於推誠，又是見道之語，所謂好奇而不舛於正也。

按：論秘自事會言語，至神情夢寐，真是匪夷所思，故用兵非有大學問，大修養，不能守秘。



兵經百篇

中卷

法部

興

凡興師必分大勢之先後緩急以定事，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，總期於守己而制人，或嚴外以衛內，或固本以擴基，或剪羽以孤勢，或擒首以散餘，或攻強以震弱，或拒或交，或勦或撫，或圍或守，或遠或近。或兩者兼行，或專力一法。條而審之，參而酌之，決而定之，而又能委曲推行，游移待變，則展戰而前，

可大勝也。

自註：用兵須要從得手處做起，在大主意上打算，打算既定，又觀於便於何法，而後細微周折，聽其推通，若頭顱一錯，事機倒置，任有如許智能，僅可小遂而已。

原評：憲宗欲平藩鎮，張弘以爲先淮蔡而後恆冀，周世宗欲平天下，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。事定乃起，法勝後戰。

无悶評：興師之先，決定友，敵，輕，重，緩，急，自是戰略要着。

任

上御則掣，下抗則輕，故將以專制而成，分制而異，三之則委，四之五之，則擾而拂。毋有監，監必相左也。毋或觀，觀必妄聞也。毋聽讒，讒非忌卽間也。故大將在外，有不俟奏請，贈賞誅討，相機以爲進止。將制其將，不以上制將，善將將者，專厥任而已矣。

將

有儒將，有勇將，有敢將，有巧將，有藝將。儒將智，勇將戰，敢將膽，巧將制，藝將能，兼無不神，備無不利。

輯

輯睦者，治安之大較，睦於國，兵鮮作，睦於竟，燧無驚，不得已而治軍，則尤貴睦，君臣睦而後任專，將相睦而後功就，將士睦而後功賞相推，危難相援，是輯睦者治國行軍不易之善道也。

无悶按：小戰貴人自爲戰，大戰貴協同動作，揭子所云，協同精神之極致也。

材

王有有股肱耳目，大將必羽翼贊勳，故師之用材，等於朝廷。有智士，若參謀，亦贊畫，亦謀主，任帷幄而決軍機，動必咨詢。有勇士，若驍將，亦健將，亦猛將，亦梟將，主決戰而備衝突，率衆當先。有親士，若私將，若手將，若幄將，若牙將，主左右宿衛，宣令握機。有識士，曉陣宜，知變化，望景氣，測雲物，驗風雨，悉地域，灼敵情，知微察隱，司一軍進止。有文士，窮今古，緯理原，秉儀節，哆講求，搆箋檄，露疏典，亮辭

章。有術士，精時日，相陰陽，探筮卜，操迴避，鍊鳩餌，使權宜可否，利己損敵。有數士，審國運，逆利阨，射襲伏，籌餉筴，紀物用，錄勛酬，籍卒伍，丈徑率，能籌算多寡，略無差脫。有技士，劍客刺，死士輕，盜劫襲，通說辨，間諜譎，俾得出入敵壘，相機設巧。有藝士，度材器，規溝塹，葺損隘，創神異，顛小大，促遠近，更上下，翻重輕，仿古標新，專簡飭兵物以全攻守。此九者之內，有兼才，如智能役勇，勇能行智，及智勇備者。有通材，若智謀，若勇戰，若文藝技術，無有不達者，誠奇傑國士也。外此則有別材，若戲，若舞，若笑，若罵，若歌，若鳴，若越，若擲，若躍，若飛，若圖畫，若烹飲，若染

塗，若假物形，若急足善行，總不可悉名，然屬技能，足給務理紛者，皆必精選厚別，俾得善其所司，而後事無不宜之人，軍無不理之事，至於獻謀陳策，則罔擇人，偶然之見，一得之長，雖以卒徒，必亟上擢，言有進而無拒，不善不加罰，則英雄悉致此羽林列曜之象也。

能

天之生人，氣聚中虛則智，氣散四肢則樸，樸者多力，智者多弱，智勇兼者，世不可數，故能過百人者，長百人。能過千人者，長千人。越千則成軍矣。能應一面之機，能當一面之鋒，乃足以長軍。軍有時而孤，遣將必求可獨往。故善用才者，偏裨皆大將也。

鋒

自天，地，風，雲，龍，虎，鳥，蛇而外，更立九軍，所以厚別分値，爲軍之鋒。一曰親軍，乃里壯家丁，護衛大將者也。一曰憤軍，乃復仇贖法，願驅前列者也。一曰水軍，能出沒波濤，覆舟盪楫。一曰火軍，能飛鏢滾雷，遠致敵陣。一曰弓弩軍，能伏窩挽強，萬羽齊發，制敵百步之外。一曰衝軍，力撼山嶽，氣叱旌旗，於以撓大敵，冒強寇。一曰騎軍，驍勇異倫，飛馳兩陣之間，追擊遠絕之地。一曰車軍，材力敏捷，進犯矢石，退遏奔騎，列之使敵不得進。一曰游軍，巡視機警，便宜護應合

軍舉動皆擊之。而中有獐升，狼下，蛇行，鼠伏，縫險，通遠，踰城，穿幕之屬。九者；親，游，附於中軍，餘每分列八隅，隅則各禦，合則兼出，可伸可縮，使一陣之間，血脈聯絡，惟藉此爲貫通也。

自註：親軍親士，須得其人，凡與敵通者，類多左右近侍，爲將者，大宜慎此。

結

三軍衆矣，能使一之於吾者，非徒威令之行，有以結之也。

而結必協其好，

按協，合也。

智者展之，勇者任之，有欲者遂之，不屈

者植之，洩其憤惋，復其仇讎，見瘡痍如身受，行罪戮如不忍，有功者雖小必錄，得力者賜予非常，所獲則均，從役厚恤，撫衆推誠，克敵寡殺，誠若是豈惟三軍之事，應麾而轉，將天下皆望羽至矣。敵其空哉。

自註：李孝恭縱俘行檄，李晟錄賄賂，馬燧拔心示廷光，神世衡抵帳勞奴說，

出姬贈慈恩，郭遠以舊絮囊示其孺，結敵也。吳起吮疽，孟瑛均賞，唐太

宗掩死亡，楊行密贍從征之家，劉基傾庫開誠，自結也。秦穆食馬賜酒，旋獲晉侯，中山君以一壺虀獲二死士，楚莊絕纓，蔣雄後解其圍，孔融饋粟，太史慈，出之於難，結孚人心而收益者比比，爲將不可不知。

馭

人以拂氣生，才以怒氣結，苟行兵必求不變者而後用，天下有幾。兵非善事，所利之才，卽爲害之才。勇者必狠，武者必殺，智者必詐，謀者必忍，兵不能遺勇武智謀之人，卽不能遺狠殺詐忍之人，不用狠殺詐忍之人，則又無勇武智謀之人。故善馭者，使其能而去其凶，收其益而杜其損，則天下無非其才也。仇可招也，寇可撫也，盜賊可舉，而果敢輕法，而夷狄遠人，皆可使也。

自註：韓信用李左車，仇也。韓世忠用曹成，寇也。廣胡三科募士，盜賊輕法者也。漢武用金日磾，唐高祖用屈突通，夷狄遠人也。

又註：馭之能得其道，則魏延之能叛而不敢叛，鍾會之欲叛而不獲叛，馭之不得其道，則侯景舉十三州降梁，祿山致唐遷蜀，雖以智偏恩過，亦奚益哉。

練

意起而力委謝者，氣衰也。力餘而心畏沮者，膽喪也。氣衰膽喪，智勇竭而不可用。故貴立勢以練氣，經勝以練膽，布心以練情，一教以練陣藝。三軍練，彼此互乘，前後疊麗，動則俱動，靜則俱靜。

自註：負於高固，制乎遠地，則氣生。先之以選鋒，發之以奇策，則膽壯。常以法度，標其意旨，重其撫循，則情孚。練陣藝，另有專書著論。

勵

勵士厲不一法，而余謂名加則剛勇者奮，利誘則忍殺者奮，迫之以勢，陷之以危，詭之以術，則柔弱者亦奮。將能恩威協，所策皆獲，則三軍之士，彪飛龍躍，遇敵可克，而又立勢佐威，盈節護氣，雖北不損其銳，雖危不震其心，則又無人無時而不可奮也。

自註：與其以恩威從事，曷若令其自奮。

原評：常遇春撫王弼背而破吳，李文忠言破賊則富，而衆擊淳安，光弼促廷光頭而史思明敗，凡此皆勵法也。

勒

勒馬者必以羈勒，勒兵者必以法令。故勝天下者不弛法。然恩重乃可施罰，罰行而後威濟，是以善用兵者準得失爲功罪，詳門奔以恤傷，戮一人而人皆威，殺數衆而衆咸服，誅怯斬敗，而士益奮，號令嚴肅，犯法不貸，止如岳，動如崩，故所戰必克。決不以濡忍爲恩，使士輕其法，致貽喪敗也。

自註：穰苴立表斬莊賈，勒後至者。祭遵格殺舍中兒，勒犯法者。呂蒙斬里卒，勒取物逗留者。李光弼之斬崔衆而閉詔書，勒潰師。狄青之斬陳曙以

德擅出，馬燧得虜旗章，勦殺給役，能以法勒敵，孔明街亭自貶，子反隕師甘列，則以法自勒也。能體此，法不貸而師勁矣。

无悶按：詳門奔以恤傷，語甚精，傷有門有奔，不能概恤也。

恤

嘗有絕代英雄，方露端倪，輒爲行間混陷，亦有雜於卒伍，勦業未建，或爲刑辟所加，可勝浩歎，天之生才甚難，苟負奇質而不見用，則將投敵而爲我抗，此爲大將者在所必恤；恤者：平日虛懷咨訪，毋使不偶，至於陣中軍兵，披霜宿野，帶甲懸刀，飢搏風戰，傷於體而不言苦，經於難而不敢告勞，苟輕棄其命，非惟不利於軍，亦且不利於將，故善用兵者，不使陷於敵，與擅肆戮也。

自註：韓淮陰，李衛公，郭汾陽，岳武穆，非得膝公，唐太宗，李白，宗澤救
止，安從建後來事業。刀斧之下，賴有傑人，余是以每爲輕殺嗟吁。

无闕按：唐太宗似未有赦李衛公之事。

較

較器不如較藝。較藝不如較數，較數不如較形與勢，較形與勢不如較將之智能。智能勝而勢不勝者智能勝；勢勝而形不勝者勢勝，形勝而數不勝者形勝，形與數勝，而藝疏器窳者，形數勝。我勝乎至勝，彼勝乎小勝，敵雖有幾長，無難克也。

原評：器較利鈍，藝較精疏，數較多寡，形較強弱，勢較勇怯，有智能則事主明，天地得，法令行，故曰至勝。

銳

養威貴素，觀變貴謀，兩軍相薄，大呼陷陣而破其膽者，惟銳而已矣。衆不敢發而發之者，銳也。敵衆蜂來，以寡赴之者，銳也。出沒敵中，往來衝擊者，銳也。爲驍爲健，爲勇驚猛烈者，將銳也。如風如雨，如山崩岳搖者，軍銳也。將突而進，軍湧而衝者，軍將皆銳也。徒銳者蹶，不銳者衰，智而能周，發而能收，則銳不窮。

自註：銳則能破敵，如王恭躍馬大呼，劉裕獨驅數千人，李嗣業長刀塔斧，常

遇春挺戈先登是。銳則爲敵畏，稱李廣爲飛將軍，長孫無忌爲霹靂閃電，章顯爲章虎，李崇爲臥虎，尹繼倫爲黑面大王，岳飛爲岳爺爺是。銳則不自沮怯，李仁愿不設壅門，尉遲恭執稍掠陣，薛仁貴脫兜以見，狄青披髮銅面，傅友德矢貫頰復進是。銳則敵不敢迫，趙雲入營息鼓，劉靖開門迎敵，鄧愈開微四門是。銳士衝鋒陷陣，若唐太宗之奇兵，李克用之沙陀鐵騎，韓岳之背嵬，張俊孟宗政之鐵山，皆名震敵人者。

糧

籌糧之法，大約歲計者宜屯，月計者宜運，日計者宜流給。行千里則運流兼，轉徙無常則運流兼，迫急不及鎬資，則用乾餼。若夫因糧於敵，與無而示有，虛而示盈，及運道阻絕，困守圍中，索石物爲飼，間可救一時，非可長恃者。民之天，兵之命，必謀之者不竭，運之者必繼，護之者惟周，用之者常節。

自註：蕭相國轉饒關中，寇子翼儲蓄河內，曹孟德屯田許下，孔明耕雜涪濱，

蔣公琰調足軍食，李善長供給無缺，乃能收服天下。劉晏平準，充國便

宜，趙汴遺意，祖述囊土，道濟量沙，子羽屯田，所以曠停濟急。如漢師
置毒穀內，行儉伏甲糧車，吳師食楚食而後戰，晉師館穀三日，成祖十日
程築一城，則制敵奇而守護周也。

无閱：末四語精絕。

行

軍行非易事也。行險有伏可慮，濟川惟決是憂，晝起恐其暴來，夜止虞彼虛擾，易斷絕者貫聯，難疾速者捲進。一節不防，則失在疏，必先繪其地形以觀大勢。復尋土著之人，以爲前導，一山一水，必盡知之，而後可以行軍。

自註：唐休璟以儒者，號爲知兵。自碣石踰四鎮，其間綿地凡萬里，山川夷險阻障，皆能言之，故行師未嘗敗。

移

軍無定居，亦無定處，但相機宜而行。春宜草木，枯燥則移。夏宜泉澤，雨濡則移。伏於林翳，風甚則移。有便則移，可虞則移，有利則止，無獲則移，敵脆則止，敵堅則移，此強彼弱則移，此緩彼急則移，此難彼易則移。

自註：齊伐魯，魯募死士斫營，齊君聞之，一夕三徙。

无悶註：亦無定處，濞塘本作亦無去處。

住

住軍必後高前下，向陽背陰，養生處實，水火無慮，運接不阻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有草澤流泉，通達樵牧者則住。然物散不全，方域各異，故暫止惟擇軍宜，久拒必任地勢。

自註：凡不可住者十有餘：障塞恐滯襲，水衝恐漲決，無水恐渴飲，死水恐瘞氣，水源在敵恐流毒，沙堤恐水潰，地淖恐傾圯，漫坡恐敵四面來，通衝恐敵夾至，無出路恐難遁戰，無退步恐難委脫，無離路恐難運接，難偵望出奇，孤峯絕谷恐敵困阨，四鄰恐敵環促，重巒疊溪恐難上下往返，枯木乾草，恐有焚燬，無蔬菜，恐士馬乏食，卑濕恐生疾病，四虛恐多驚擾。

山高勢下，土平不實，恐有紕，龍運而中空，新舊土錯，急以物概，恐有伏雷軍也，如此者亟去。

原評：孫子之言地者九，俱死而不活。此篇末二句見無限通融。

趨

師貴徐行，以養力也。惟乘人不備，及利於急擊，當倍道以趨。晝趨則偃旗息鼓，夜趨則捲甲啣枚。趨一日者力疲，經晝夜者神憊。一日以趨，兼百數十里，晝夜以趨，兼二三百里，兼近者絕不成行陣難畢至，兼遠者棄大軍而進，故衆師遠乎其後也。人不及食，馬不及息，勞而寡及，非恃我之精堅，敵之摧喪，與地形山川之洞悉，敢出於此乎，故非全利而遠害，慎勿以趨爲倖也。

自註：如操以江陵有軍實，恐備據之，一日夜馳二百里，王威請劉琮以三千師扼之，法曰必蹶上將軍。至襄行儉之襲都支，張鎰之援睢陽，狄青之夜馳崑崙，吳玠之援洮風關，郭愈之趨撫，胡大海之救徽，成祖之掩滄州，自當倍道星馳，不可斯須緩也。

地

凡進師克敵，必先相敵地之形勢，十里有十里之形勢，百里有百里之形勢，千里數千里，各有形勢，卽數里之間一營一陣，亦有形勢。一形勢，必有吭，有背，有左夾，右夾，有根基要害，而所恃者必恃山，恃水，恃城，恃壁，恃關隘險阻。草木翳翳，道路雜錯，克敵者，必審其何路可進，何處可攻，何地可戰，何處可襲，何山可伏，何徑可誘，何險可據。利騎利步，利短利長，利縱利橫，業有成算，而後或扼吭，或撫背，或穿夾，

或制根基要害。恃山則索踰山之法

水則索渡水之法，恃城壁

關隘，草木道路，則索拔城破壁，越關過隘，焚木除草，稽察道路正歧通合之法。勢在外，慎毋輕入，入如魚之遊釜，難以遺脫，勢在內，毋徒遶，遶如虎求圈羊，不可食也。故城非伏難攻，兵非導不進，山川以人爲固，苟無人能拒，山川曷足險哉。

自註：均長江也，在仲謀則爲天塹，在孫皓則北軍飛渡。均劍關也，在昭烈則爲天險，在劉禪則軍從天降，可見在人不在地。

无悶按：前篇論住，言處己，此篇言制敵，一地而兩論，精之至也，

利

兵之動也，必度益國家，濟蒼生，重威能，苟得不償失卽非善利者矣。行遠保無虞乎？出險保無害乎？疾趨保無蹶乎？衝陣保無陷乎？戰勝保無損乎？退而不失地，則退也，避而有所全，則避也。北有所誘，降有所謀，委有所取，棄有所收，則北也，降也，委棄也。行兵用智，須相其利。

无悶評：設爲問語，慎之至也。戰勝而有所損，其旨甚微，退，避，北，委棄，有所不惜，則屈伸之道盡矣。孫吳云乎哉，兵書云乎哉。

陣

言陣者數十家，余盡掃而盡括之。形象人字，名曰人陣。順之爲人，逆之爲人，進之爲人，退之爲人，聚則共一人，散則各爲一人。一人爲一陣，千萬人生乎一陣，千萬陣合於一陣，千萬人動乎一人。銳在前而重在後，鋒爲觸而遊於周。其中分陰陽虛實，當受卸衝，爲翼伏吐納，動靜翕張。門不可亂，進不相依，不依則危，人自不亂，亂亦隨整，人能自依，人必依人，又何可亂，高高下下隨乎勢，長短廣狹變於形，人陣神然哉。

无間評：自門不可亂以，語皆精絕，施之於今亦無間。

肅

號令一發，三軍震懾，鼓進金止，炮起鈴食，颯奮麾馳，雨不避舍，熱不釋甲，勢不棄械，見難不退，遇利不取，陷城不妄殺，有功不驕伐，趨行不聞聲，衝之不動，震之不驚，掩之不奔，截之不分，是爲肅。

自註：飛好野戰，然金人器械山易，據岳家軍難，必竟是治軍嚴肅。
无悶按：掩言掩襲也。寥寥數十字，平時戰時，皆已概括。

野

整者兵法也。礙於法則有機不投，兵法之精，無如野戰：或前或卻，或疏或密，其陣如浮雲在空中，舒卷自如，其行如風中柳絮，隨其飄泊。迨其薄，如沙汀磊石，高下任勢，及其搏，如萬馬驟風，儘力奔騰。敵以法度之，法之所不及備，以奇測之，奇之所不及應，以亂接之，亂而不失，馳而非奔，旌旗紛動而不踉蹌，人自爲克，師自立威，見利而乘，任意爲戰，此知兵之將所深練而神用者也。抑亦難哉。

自註：李廣行無步伍，程不識正部伍，匈奴畏李廣之略，士卒寧樂從廣而苦不

識，郭汾陽行軍簡易，李臨淮，治軍嚴整，朔方將士，亦樂子儀之寬，憚
光弼之嚴，則美善差於此辨，况戚家軍步步立法，止可治三千而不馭十萬
乎。

无悶評：陶公用法，恆得法外意，吾於此公亦云。

張

耀能以震敵，恒法也。惟無有者故稱，未然者故托，不足者故盈。或僞設以疑之，張我威，奪彼氣，出奇以勝是虛聲以致實用也。處弱道也。

自註：耿弇開阿一角，令敵奔鰓，李樂師得蕭統舟，放之下流，李文忠得苗獠級，標巨槎中，乘流而進，此耀能震敵，使敵氣喪救阻。寇恂稱劉公兵到，周魴呼左師大至，韓世忠呼大軍至矣，咸宮使車聲迴環，虞朗令更衣出入，則故稱僞託，令敵莫測，廉范陳登人各兩束，唐太宗旌旗綿互，于謹逼山虛逐，史杭焚鴛煙焰，張齊賢，列幟燃芻，潘美萬炬齊發，傅友德列炬彌山，曹良臣依河布幟，劉舜卿車迫城郭，王明多立長木爲橋橈，劉

江令軍士放炮不絕，徐盛懼木衣革，爲疑城假樓，劉鄂結爲爲人，畢再遇縛蓋爲卒，韓褒以甲冑衣南山草木，則故盈假設，俾敵驚駭，皆緣此致勝，故云虛聲實用。

斂

卑其禮者，頽敵之高也。靡其旌者，亂敵之整也。掩其精能者，萎敵之盛銳也。惟斂可以克剛強，惟斂難以剛強克。故將擊不揚以養驚，欲搏弭耳以伸威，小事隱忍以圖大，我處其縮，以盡彼盈。既舒吾盈，還乘彼縮。

自註：雖以向後而入益深，矢以引卻而發益遠。李牧急入收保，不許捕虜，光武遇小敵則怯，遇大敵則奮，馬隆令軍士農耕，李愬謂戰非吾事，仇鉞佯病詐降，卒能克敵，若漢高平城之圍，因匈奴先匿其精騎，使者十輩言可伐。則斂之一法，其取勝要着哉。

无悶評：曾文正公亦曰兵爲陰事，時宜凝斂。

順

大凡逆之愈堅者，不如順以導瑕，敵欲進，羸柔示弱以致之進，敵欲退，解散開生以縱之退，敵倚強，遠鋒固守以觀其驕，敵仗威，虛恭圖實以俟其情。致而掩之，縱而擒之，驕而乘之，情而收之。

自註：朱俊破韓忠而滅兵，曹仁降盪關而解圍，滅宮縱賊分散，周亞夫堅壁易邑，冒頓口馬口地，陸遜遂書謙抑，張俊細書以報，傅友德下令班師，皆是順法得着。

无問註：不如順以導瑕，一作不如順以導暇。

發

制人於危難，扼人於深絕，誘人於伏內，張機設筭，必度其不可脫而後發，蓋早發敵逸，猶遲發失時，故善兵者，制人於無可逸。

自註：運機設謀，總在於發時見實際。

又註：孫子萬弩夾道，令見火舉俱發，趙葵令軍中，敵來五十步動者斬，周勳選精銳八百，令賊至三十步乃發。韓世忠金山之伏，鐵鉞懸門之誘，祇是一箇早發，遂失卻許大機括，千古歎惜。

拒

戰而難勝則拒，戰而欲靜則拒。憑城以拒，所恃者非城，堅壁以拒，所恃者非壁，披山以拒，阻水以拒，所恃者非山與水，必思夫能安能危，可暫可久，靜則謀焉，動則利焉。

自註：余玠城釣魚者，山。仲謀堵江塢者，水。陸抗築西陵，因地。李牧備雁門，渴和守常州，能久。杜杲駐安壘，孝寬捍神武，則百計之不能破者。

撼

凡軍之撼者，非傷天行，卽陷地難，及疏於人謀，犯可撼，戒不可撼，若故爲可撼，以致人之撼之，而展其撼者，此又善於撼敵者也。

无闕按：犯可撼者，言敵犯忌也，戒不可撼者，言法所戒也。

戰

逆戰數百端，衆，寡，分，合，進，退，搏，乘，迭，翼，
緩，速，大，小，久，暫，迎，拒，綴，遇，諧於法。騎，步，
駐，隊，營，陣，壘，行，鋒，隨，專，散，嚴，制，禁，令，
教，試，營，比，水，火，舟，車，筏，梁，協於正。晝，夜，
寒，暑，風，雨，雲，霧，晨，暮，星，月，黑，雷，冰，雪，
因於時。山，谷，川，澤，原，狹，遠，近，險，仰，深，林，
叢，泥，坎，遂，巷，衢，蹕，沙，石，峒，砦，塞，宜於地。

至展計則謀，心，揚，應，餌，誘，虛，僞，聲，約，襲，伏，挑，搗，抄，掠，關，構，嫁，左，截，邀，躡，踵，驅，卸。握奇則自，牽，變，避，隱，層，裝，物，神，邪，攢，返，魘，混，野，浪，塵，烟，炬，耀，蔽，裸，空，飛，甚則不，無，衝，湧，擠，排，貫，刺，掩，蹂，夾，遠，圍，裹，蹙，壓，狠，暴，連，毗，懾，摧，戀，酣，併，陷，而施勇。再甚則飢，疲，創，困，孤，逼，降，破，欺，擒，憤，怒，苦，激，強，血，死，鑿，猝，驚，奔，殿，接，救，以經危。精器善使，展戰華夷，亶爲名將。

无闕：凡一字皆一戰法，其詳見揭子戰書。

搏

百法皆先着，惟戰則相薄，當思搏法，此臨時着也。敵強宜用抽卸，敵均宜用當抄，敵弱宜用衝蹂，蒙首介騎，步勇挨之，往還擊殺，使敵無完隊則蹂也。以我之強當其弱，以我之弱當其強，而令強者先發，左右分抄，是謂制弱取勝。預立斷截開分，使敵突則納，敵衝則裂，卸彼勢而全我力，伏鋒以裏之，所謂強弩之末也。要皆相敵以用，然未戰必備其猝來，戰退以虞其掩至，而且北必緊旌，使敵不敢遽迫，勝必嚴追，使伏不得突乘，能如是，而後進可不敗，退可不死，與三軍周旋風馳電邁間，無

不得其勝着也。銳而暇，靜而整，慎旃。

自註：凡調停俱在先後，若相搏時，一刀一鎗，止爭在將士勇猛便捷而已。

分

兵重則滯而不神，兵輕則便而多利，重而能分，其利伊倍。營而分之，以防襲也。陣而分之，以備衝也。行而分之，恐有斷截，戰而分之，恐抄擊也。倍則可分以乘虛，均則可分以出奇，寡亦可分以生變。兵不重交，勇不遠攬，器難隔施。合兵以壯威，分兵以制勝，提數十萬之師而無壅滯者，分法得也。

自註：沐英攻大理，令胡海將一軍出點蒼山後，一分也。李光弼令郝廷玉攻西北，惟正攻東南二分也。劉毅擊鮮卑，以一軍衝中，二軍擊兩頭，三分也。沐英攻脫火赤，一襲其背，二繞左右，自率驍騎當前，四分也。袁紹

兵多於曹，田豐議分半襲許，倍分也。李左車以信耳遠來，欲分軍絕其後，均分也。孔明圖中原，兵少難成功，魏延請以三千騎循秦嶺，襲長安，寡分也。崔浩擊赫連合而分，吳漢劉尚拒公孫述，分而合也。士會率七伏待敵，司馬懿八道攻上壩，韓信十伏擒項羽，鐵木真十三翼破泰赤烏，曹操列營困呂布，愈分而愈奇，賀驥百道以攻晉，侯景百道以攻梁，雖分未善，陶魯之兵三百，戚繼光之兵三千，能治寡不能用多，未知分也。

更

武不可黷，連師境上，屢戰不息，能使師不疲者惟有更法，我一戰而人數應，誤逸爲勞，人數戰而我數休，反勞爲逸，逸則可作，勞則可敗，不竭一國之力以供軍，不竭一軍之力以供戰，敗可無虞，勝亦不擾。

白註：竭力以作孤注，曷若留餘以經遠久。漣淵之役，所以見讓於欽若，然裕如者，乃能爲此。若當智將驚敵，勢兩繁重，敢不併力一戰歟。

又註：晉三分四軍，三部一出，漢用戊己校尉，輪值分守，鄧艾議屯淮南，十二分休，李光弼用精銳，更番出戰，吳玠作三疊陣，更番疊休，敵不得

息，深見其制敵優裕，至戊邊之半年一代，乘城之輪流遞派，一以綿國
力，一以恤士卒也。

延

勢有不可即戰者，在能用延。敵鋒甚銳，少俟其怠，敵來甚衆，少俟其解，徵調未至必待其集，新附未洽，必待其孚，計謀未就，必待其確，時未可戰姑勿戰，亦善計也。故爲將者務觀夫彼己之勢，豈可以貪逞催激，而莽然一戰哉。

自註：哥舒翰老將也，朝廷以中使趣之，撫膺慟哭出師，而潼關失守。神師道，名將也，老成持重，許翰以粘沒喝遁，遣使趣戰敗，沒殺熊嶺。楊鎮馬，上催而四路喪師，紅旗催而張師挫衄。

无闕按：鋒銳敵衆言稍俟，師未集，衆未附言必待，語有分寸。

速

勢已成，機已至，人已集，而猶遷延遲緩，此墮軍也。士將怠，時將不利，國將困，擁兵境上而不決戰者，此迷策也。有智而遲，人將先計，見而不決，人將先發，發而不敏，人將先收。難得者時，易失者機，迅而行之，速哉。

自註：用兵能速，則智不及謀，勇不及斷，已舒而人促，已裕而人窘。韓信令裨將傅淹，期破燕會食。司馬懿八日兵陳上壩，曹璋坐失，賊首隨擲席前。种師道期八日克捷。宗澤電擊風馳。岳武穆但留八日。唐太宗克西河，執高德簡，往返凡九日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，久不能克即墨，宮，田

單復齊七十餘城，久不能拔一狄，則遲速之故，在時勢之利鈍，將之勵不勵也。

无悶按：前篇言延，此篇言速，相反相成，所以爲妙。又按晉鄙救趙，逗留不進，宋義伐秦，置酒高會，皆搗子之所謂墮軍迷策，故身敗名裂。

牽

甚矣哉，敵不能猝勝者，惟或用牽法也，牽其前則不能越，牽其後則莫敢出，敵強而孤，則牽其首尾，使之疲於奔趨，敵狼而倚，則牽其中交，使之不得相應，大而廣，衆而散，則時此時彼，使之合則艱於聚，分則薄於守，我乃併軍一向，可克也。

自註：伍員之時出時入，李催郭汜之此來彼去，彭越漢王之一前一卻，皆制強敵法。

无悶按：狼而倚者，言其狼狽相倚也。

勾

勾敵之信以爲通，勾敵之勇以爲應，與國勾之爲聲援，四裔勾之助攻擊。勝天下者用天下，未聞己力之獨恃也。抑勾乃險策，用則必防其中變；究竟恩足以結之，力足以制之，乃可以勾。

自註：唐太宗勾突厥，肅宗勾回紇。成宗勾兀良哈，王允勾呂布，曹瑋勾麴敦，裴行儉勾伏念，此勾之善者。宜曰勾犬戎，叔帶勾狄，何進勾董卓，殷浩勾任弱兒，崔微勾朱溫，此勾之不善者。至石晉勾契丹攻唐，宋勾女真攻遼，得其利而受其害。又勾之善而不善者。李愬擒丁士良，卽用士良擒陳光治，復用光治降秀琳，用秀琳擒李祐，而李祐復爲之擒元濟，始歎息愬爲用人之最能者，可法也。

委

委物以亂之，委人以勳之，委壘塞土地以驕之。有宜用委者，多戀無成，不忍無功。

自註：委者餌兵也，以輜重居前，因亂而乘，如操之制袁紹。恣其飽掠捆載負重，因而遮擊，如李拒之制石勒。小入佯北，以數千人委之，如李牧守雁門。用老弱爲誘，與使數百人陷陣，如楊素善敵。使人持刀，詣敵陣前自刎，俾敵驚駭，如越破吳，設寨以與，貯毒斃敵，如漢帥之置。棄壘以與，令安輜重，如黃忠之謀。委梁與吳，以絕吳楚後，如周亞夫。委荊州與吳蜀，以收漁人之利，如曹孟德。假以水道，縱之西入，而後塞其東歸之路，如崔浩。

鎮

夫將，志也，三軍，氣也。氣易動而難制，在制於將之鎮。鎮矣。驚駭可定也，反側可安也，百萬衆可却滅也。志正而謀一，氣發而勇倍，動罔不臧。

自註：亞夫堅臥不起，李廣解鞍縱臥，王霸矢及不動，吳漢用靜固守，安守忠戰燕自如，張奐坐帷講誦，孫江東行酒自若，張遼令不反者皆坐，王僧辨據胡牀不動，桑維翰從容指畫，岳飛靜治中營，張守珪饒酒張會，凡此舉經險行危而以靜制譁也。

勝

凡勝者，有以勇勝，有以智勝，有以德勝，有以屢勝，有以務全勝，務爲保勝，若覬小利，徒挑敵之怒，堅敵之心，驕我軍之氣而輕進，墮我軍之志而解紐，是爲不勝。

自註：兵機云：大昊七十勝而後濟，黃帝五十戰而後濟，少昊四十八戰，昆吾五十戰而後濟，然紂百克而亦無後，武王一戎衣而取之。項羽七十勝而不成，高祖一勝而定天下，勝豈務多哉。

全

天德務生，兵事務殺，顧體天德者，知殺以安民，非害民，兵以除殘，非爲殘，於是作不攻自拔以全城，致妄戮之戒以全民，奮不殺之武以全軍，毋徼功，毋歆利，毋逞欲，毋藉立威，城陷不驚，郊市若故，無之而非全，則無之而非生矣。

自註：曹彬下江南，不妄戮一人，徐達克鎮江，城中不知有兵，後世稱之，若白起阮趙卒四十萬，項羽阮秦軍二十萬，卒皆敗事。

无悶按：行軍處處務保全，則處處皆生路。

隱

大將行軍，須多慎着，固已言周謹矣。然對壘克敵，率軍馭將，事多不測，繫一軍進止者，常表異以爲士卒先，繫舉陣存危者，當計安以爲三軍恃，且行不知所起，止不知所伏，顯象示人而稠衆莫識，刀劍森列之中，享藏舟之固者，大將有隱道也。

自註：日不可識，則爲隱日法，夜不可測，則爲隱夜法，雜於軍，則爲軍隱，廟於敵，則爲敵隱，易形以隱相，借物以隱形，變質而隱，入壕而隱，此隱中異法也。隱通，隱異之異者也。

无悶按：能隱則能重，仇則敗矣。

兵經百篇

下卷

衍部

天

星浮四游，原無實應，惟當所居之地，氣衝於天，蒸爲風雨雲霧，及暈芒蕩搖諸氣，可相機行變。正應者惟陰陽寒暑晦明之數而已。疾風颯颯，謹防風角，衆星皆動，當有雨濕，雲霧四合，恐有伏襲，疾風大雨，隆雷交至，急備強弩。善因者，無事而不乘，善防者，無變而不應，至人合天哉。

自註：徵應之說，玉曆調元備矣，然揆之故事，垂而不合者多，如越得歲而吳破之，福德在燕而苻秦滅之，慧柄在齊，而公子心敗之，熒惑守歲，李晟討克朱泚，月慧西方，項忠驅勦滿回。一時也，張淵謂歲嬰月，北伐不利，崔浩以月行掩昂，大破旌頭。一人也，徐有貞先言象應南遷而不遷，繼言象可迎駕而駕迎，是則應遠有分，亦且反行得勝，天何與哉，人惑焉已，非有曠古之識，深研象緯者如此。

无悶按：著作深明天算之學，故言天人之際，深切可驗，不爲古人所蔽。

數

用兵貴謀，曷可言數，而數亦本無，風揚雨濡，在天只任自然，冰堅潮停，亦是氣候偶合，况勝而旋敗，敗而復勝，勝而君王，敗而撲滅，舉爭將相之能。卽未圖於人而人倏助，未傾於敵，而敵忽誤，事所未意，而機或符，皆以人造數，而非以數域人。數係人爲，天着何處。苟擁節專麾，止盡其在我者而已。若管郭袁李之學，可神而不可恃也。

原評：有人數而無天數，識之既異，言之自晰。

无悶按：冰堅指光武渡滹沱，潮停指元兵入臨安。

關

兵家不可妄有所忌，妄則有利不乘；不可妄有所憑，憑則軍氣不勵，必玄女力士之陣不搜，活曜遁甲之說不事，孤虛風角日者靈臺之學不究。迅風疾雨，驚雷赫電，旛折馬跑，適而不惑。以人事準進退，以時務決軍機，人定有不勝天，志一有不動氣哉。

原評：關天矣，關數矣，蓋天與數易以滑人之智也，此則無所不關。

妄

讀易曰大過，曰无妄，聖賢以无妄而免過，兵法以能妄而有功，故善兵者，詭行反施，逆發詐取，天行時干，俗禁時犯，鬼神時假，夢占時託，奇物時致，謠讖時倡，舉措時異，語言時舛，鼓軍心，沮敵氣，使人莫測，妄固不可爲，苟有利於軍機，雖妄以行妄，直致無疑可也。

女

男秉剛，女乘柔。古之大將，間有藉於女柔者。文用以愚敵，玩寇、武用則作戰驅軍，濟艱解危，運機應變，皆有利也，男不足，女乃行。

无悶按：原註引歷代女子領軍，參軍，濟軍，知軍之例甚繁，以其無關宏旨，略之。

文

武固論勇，而大將征討，時用羽檄飛文，恒有因一辭而國降軍服者。士卒稍知字句，馬上詩歌，行問俚語，條約禁令，暇則使之服習，或轉相耳傳，自聞詔解義，不害上爲君子師，儒者兵也。

借

古之言借者，外援四裔，內約與國，乞師以求助耳。惟對壘設謀，彼此互角，而有借法，乃巧。蓋艱於力則借敵之力，不能誅則借敵之刃，甚至無財而借敵之財，無物而借敵之物，解將軍而借敵之將軍，不可智謀而借敵之智謀。吾欲爲者誘敵役，則敵力借矣。吾欲斃者詭敵殲則敵刃借矣。撫其所有，則爲借敵之財物，令彼自鬥，則爲借敵之軍將。翻彼着爲我着，因其計成吾計，則爲借敵之智謀。不必親行，坐有其事，己所難措，假手於人。敵爲我資，而不見德，我驅之役，法令俱泯。甚且以敵借

敵，借敵之借，使敵不知而終爲我借，使敵既知而不得不爲我借，則借法巧矣。

原評：極難之事，極深之機，古來名將，往往占此。

傳

軍行無通法，則分者不能合，遠者不能應，彼此莫相喻，敗道也。然通而不密，反爲敵算，故自金，旌，砲，馬，令箭，起火，烽烟報警急外，兩軍相遇，當詰暗號，千里而遙，宜用素書，爲不成字，無形文，非紙簡。傳者不知，獲者無跡，神乎神乎。其或隔敵絕行，遠而莫及，則又相機以爲之也。

對

義必有兩，每相對而出。有正卽有奇，可取亦可舍，對，古今智能人已籌略時宜可否戰陣利害中機法生焉，變化神焉，有無窮之用矣。

自註：如一蠶法，前用減，後遂用增，一糧法，用有奪卽有用委，此聲虛，彼或從虛以邀，此行間，彼可因間而誤。故利己未必非人利，多獲未必不多損也。對者針鋒相觸，反觀而求，運智多方，得其精矣。

无悶評：真理本身，祇是相對，揭子此言，與近代名學，不謀而合。

蹙

謀於心曰計，力可爲曰能，從心運者虛，見諸爲者實，有能則能，雖半計而亦可生計，無能則無從計，而善計皆空。籌空非計也。計必計所能，不惟攻擊能，戰守能，卽走，降，死，亦必要之能。故善兵者，審國勢己力，師武財賦，較於敵以立計，英雄善計者而有束手之時，無用武之地，勢不足而能不在耳。蹙之者，於勢能未展之日，則俯首受制，無計之計，止有一避，無智之智，止有一拙，無能之能，暫庸一屈。角而利，爪而距，不可蹙矣。

自註：英雄用則爲虎，不用則爲鼠，智必要勢而行也。韓信能與滅楚而不能制
二少，孫臏能破魏強齊，而不免身爲刑餘。劉豫州南飛借枝，段德操堅守
自保，勾踐請爲臣妾，而一闕然莫制，一討克師都，一與師沼吳，無勢雄
伏，有勢雄飛，信哉。

眼

敵必有所恃而動者，眼也。如人有眼，手足舉動斯便利，是以名將必先觀敵眼所在，用抉剔之法，敵以謀人爲眼，則務祛之；以驍將爲眼，則務除之；以親信爲眼，則能疏之；以名義爲眼，則能壞之；或拔其根基，或中其要害，或敗其密謀，或離其特交，或撤其憑藉，或破其慣利，此兵家點眼法也。點之法，有陰有陽，有急有緩，人有眼則明，奕有眼則生，絕其生而喪其明，豈非制敵之要法哉。

自註：皇甫文斬而高峻降，馮憲亮祛而公祐擒，剛浪陵死而元昊衰，民兵徵，

隋煬敗，南昌獐，宸濠執，橫水攻，桶岡勢孤，伐竹木，山賊走滅，拔草木，楊么就擒，刺眼也。

无悶按：桶岡山卽今之井岡山，王文成破賊於此。

噤

音耿

師以義動者，名兵也。驚使數動者，虛喝也。敵夜營，遙誘以火鼓，實迫以金炮，制敵前後，伏兵兩路，使敵逃竄而殲之者，啄木畫也。轟轟隱，隱萬人咤自雲端，名曰天喉，潺潺泡泡，千軍譟於營內，名曰鬼嚙。如潮迴，如霍清，震敵上下，不知所繇，使敵自相擊撞而滅絕之者，落物朔也。

自註：噤者戰聲，啄木畫符以出物，實則震以響也。朔風嚴肅以殺物，能令金鐵皆鳴，效其意以出法，視聲東擊西，先聲後實則倂着耳。

捱

天道後起者勝，兵撓易而不撓難。威急者，索也，銳犀者，挫也。敵動而能靜，我起乘敵疲；敵挾衆而來，勢不能久則捱之；其形窘迫，急欲決戰則捱之；彼戰爲利，我戰不利則捱之；時宜守靜，先動者危則捱之，二敵相搏必有傷敗則捱之；有衆而精，必至自圖則捱之；敵雖智能，中有掣之者則捱之；彼勞我逸則捱之；彼險我安則捱之；彼飢我飽則捱之；天時將傷，地難將陷，銳氣將墮則捱之；捱之乃起而收之，則力全勢易，事簡功多。古之所爲寧觀，爲徐俟，爲令彼自發，皆是。可急則乘，利

緩則捱。故兵經有後之義。

原評：延以固亡，捱以寡敵，兩後着竟是翻先一着。論兵者，曾及此否？

混

混於虛，則敵不知所擊，混於實，則敵不知所避，混於奇正，則敵不知變化。混於軍，混於將，則敵不知所識。而且混敵之將以賺軍，混敵之軍以賺將，混敵之軍將以賺城營。同彼旌旗，一彼衣甲，飾彼裝束相貌，乘機竄入，發於腹，攻於內，殲彼不殲我，自別而彼不能別者，精於混也。

自註：馮異變服亂赤眉，呂蒙白衣襲荊州，王曜胡服擗吐蕃，岳飛黑衣入金營，曹操擄袁紹衣甲旗幟，破淳于瓊，皆以混着取勝。

迴

凡機用於智者一則間，用於愚者二而間，數受欺而不悟者三而間。間三而迫奇莫測，間二而迫人所度，間一而迫顯於法，一出二，二出三，隨勢變遷，隨形變遷。三迫二，二迫一，隨勢歸復，隨形歸復。

半

凡設謀建事，計有十，行之僅可得五，其半在敵與湊合之間；行有十，而計止任其五，其半在敵與湊合之間；故善策者多惕。曰：我能謀人則思敵能謀我者，至視天下皆善謀，則可制天下之謀生；是精謀勇戰操其一，敵之抵應操其一，地天機宜操其一。必諦審夫彼多而此少，或此多而彼少，能合於二，其勢乃全。故當以半而進失全也。

自註：在我者一，在天人者三之二，則半字猶是修言。千古誰有全策。

一

行一事而立一法，寓一意而設一機，非精之至也。故用智必沈其一，用法必增其一，用變必轉其一，用偏必照其一，任局必出其一，行之必留其一，盡之必翻其一。蓋以用爲動，以一爲靜，以用爲正，以一爲奇，止於一，餘一不可，一不可一餘，一不可一盡，二餘一而三之，四餘一而五之，京穉嘴潤而極正之，此阿祇那繇之不可無量也。餘一也，精之至也。

影

古善用兵者，意欲如此，故爲不如此以行其意，欲如此，此破軍擒將降城服邑之微法。今則當意欲不如此，故爲不如此，使彼反疑爲意欲如此，以行其意欲不如此，此破軍擒將降城服邑之微法。故爲者，影也。故爲而示意者，影中現影也。兩鑑懸透三千丈哉。

空

敵之謀計利，而我能空之，則彼智失可擒。虛幕空其變，虛地空其伐，虛伐空其力，虛誘空其物；或用虛以空之，或用實以空之，虛不能實詭，幻不赴功，實不能虛就，事寡奇變。運行於無有之地，轉掉於不形之初，杳杳冥冥，敵本智而無所着其慮，敵未謀而無所生其心，洵空虛之變化神也。

無

大凡着於有者，神不能受也。不能受，則遇事不自持，其不
蟻蛄也希矣。故善兵者，師行如未，計設若否，創奇敵大陣而不
動，非強制也，略裕於學，膽經於陣，形見於端，謀圖於朔。

无悶評：無者，無所容心也，行所無事也，造詣極精，若張顛之書，宜僚之
丸，時有此境。

陰

陰者，幻而不測之道，有用陽而人不測其陽，則陽而陰矣，有用陰而人不測陰，則陰而陰矣。善兵者，或假陽以行陰，或運陰以濟陽，總不外於出奇握機，用襲用伏，而人卒受其制，詎謂陰謀之不可以奪陽神哉。

自註：徐晃蒲坂之勝，陰襲也。徐達泗岸之焚，陰伏也。杜預夜走樂鄉，陰渡也。劉鄩啣枚水竇，陰入也。韓信益疑向臨晉，伏兵從夏陽，王詔張軍陣竹牛，潛師襲武勝，皆假陽行陰。韓信夜出精騎望趙軍，明軍出井陘，馮異潛兵進枸城，建鼓赴敵陣，則運陰濟陽。千古取勝，此爲絕着。

靜

我無定謀，彼無敗着，則不可動，事雖利而勢難行，近稍遂而終必失，則不可動。識未究底，謀未盡節，決不可爲隨數任機之說，當激而不起，誘有不進，必度可動而後動，雖小有挫，不足憂也。妄動躁動，兵家亟戒。

自註：詩頌武王，於鑿王師，遵養時晦。王剪伐楚，閉營休士。赤眉伐長安，鄧禹休兵北道，雖用靜實善於動者。欽若知天雄軍，契丹至城下，惟閉門修齋誦經，卒致傾敗，則未可以託言此也。

閑

紛糾中，沒掂之設一步，人不解其所謂，寬緩處，不喫緊立一局，似覺屬於無庸，厥後湊乎事機實收此着之用，則所關惟急。是知兵有閑着，兵無閑着。

自註：分護陰平，收簡竹木頭屑，日運百甕，有用彙俊，恆於閑處着手。
无岡按：沒掂似是明人俚語，猶言無據也。

忘

利害安危，置之度外，固必忘身以致君矣，而不使士心與之俱忘，亦非善就功之將也。然而得其心者，亦自有術：與士卒同衣服，而後忘夫邊塞之風霜，與士卒同飲食，而後忘夫馬上之飢渴，與士卒同登履，而後忘夫關隘之險阻，與士卒同起息，而後忘夫征戰之勞苦，憂士卒之憂，傷士卒之傷，而後忘夫刀劍鏃戟之癢癢，事皆習而情與周，故以戰鬥爲安，以死傷爲分，以冒刃爭先爲本務，而不知其蹈危也。兩忘者，處險如夷，茹毒如飴也。

无悶按：古名將必與士卒同甘苦，乃能得士心，得死力，然未有言之透闢若此者。

威

強弱任於形，勇性生於勢，此就行間之變化言也。若夫善用兵者，運夫天下之所不及覺，制夫天下之所不敢動，戰夫天下之所不能守，扼夫天下之所不得衝，奔夫天下之所不可支，離夫天下之所不復聚。威之所懾，未事革兵而先已懼，既事兵革而莫能敵，一時畏其人，千秋服其神。

繇

進止戰守繇於我，斯有勝道，繇我則我制敵，由敵則爲敵制。制敵者，非惟我所不欲，敵不能強之使動，卽敵所不欲，我能致之不得不然也。甚至敵以挑激之術，起我憤慍，能遏而不應，斯真能繇我者。

无悶按：近代用兵貴自動，所謂繇我則我制敵也。

自

性無所不舍，狃於一事而出久則因任自然，故善兵者，所見無非兵，所談無非略，所治無非行間之變化，是以事變之來，不待安排計較，無非協暢於全經。天自然，故運行，地自然，故專凝，兵自然，故無有不勝。是以善用兵者，欲其自然而得之於心也。詩曰：左之右之，無不宜之，右之左之，無不有之。

无悶評：天自然，故運行，地自然，故專凝，語未經人道。

如

以智服天下，而天下服於智，智固不勝，以法制天下，而天下制於法，法亦匪神，法神者，非善之善者也。聖武持世，克無城，攻無壘，戰無陣，刃遊於空，依稀乎釀於無爭之世，則已矣。淵淵涓涓，鏗鏘鏘鏘。

揭暄父子傳

揭暄字子宣，廣昌人，父衷熙，母萬氏。衷熙明諸生，負經濟才，日痛憤天下事不可爲，往往周繞堂室，對暄而泣，相視歎歎不已，及遊金陵，會大兵破維揚至瓜洲，方駐師。衷熙登山，望兩軍相持，私爲籌畫久之，熟視文武吏皆闔茸，無可與言者，乃還。暄少負奇氣，喜論兵，慷慨自任，獨閉門戶精思，得其要妙，著爲兵經戰書，皆古所未有，學使吳炳見之，驚曰，此異人異書也。南都沒，衷熙益痛傷，暄發憤舉義，與撫州揭重熙，同邑何三省賂而翔，後先並起。於是唐王辟衷熙爲推官，

暄爲職方司主事，父子義聲，奕奕震江閩間。已而衷熙護餉，同友人間道由白水鎮，遇賊取友去。衷熙曰：同王事也，何可獨生。復返追友，賊怒執友出，露刃，衷熙大呼，以身翼之，賊遽刺友，并中衷熙死。時暄尙經營閩事也。暄入閩，念天下日危，激切不自安，上言天時地利人事，及攻守戰禦機要，凡十策，王皆嘉納之。以尙書郭維經請，遂調江西副吳炳。甫行，又命安撫閩總諸營，及贛州聞父難痛哭歸，日夜枕戈磨刃，圖所以報，卒擒賊獻墓門，斬首醺血以祭。於是閩汀已失，而吳炳入粵矣，遂匿居林藪，與子匡聞嗚咽幽抑以終。所善方以智，邱維屏，游藝甘京皆名人。著有性，吳，兵，戰，及禹書，寫天新語，傳

世。匡聞者，幼能文，爲吳炳所才，亦棄諸生而隱。初衷熙之受害也，賊質其屍以要暄，萬氏知書有智略，率家人百十，持刀槩火器，舁浮竹，夜襲賊所，取骸順流疾歸，賊奪氣竟不敢追。衷熙字靜叔，順偉好潔，瞻視燁如，善嘯，工古文詞，嘗作金陵遊記以勗暄云。

